

她起身招手，年輕的女人們都尾隨她身後，手持小巧的南管樂器，扭捏著小腳走路，人人身形婀娜多姿，嫋嫋娜娜的移步向前，走出台灣縣知府衙門的後堂，隱沒在遠處大王椰子林立的道路上。

娘娘廟

「聽說朱一貴在娘娘廟登基了！」台灣府的人耳語傳到了鹿港，鹿港的泉州人都聽說了那個鴨母王的故事。

「……鴨母王金口玉言，尊明朝為正朔，國號大明，年號永和，廢薙髮令……，封諸將為官，佈告天下了……。」

可是鹿港卻湧進大量的客家人，他們攜家帶眷，牛車上載滿家私，一車一家的來了。鹿港人聽不懂客家人的語言，客家人安靜無比，默默的朝山坡上移動，他們住到山麓，或是更遠的往北部遷移。

「娘娘廟在哪裡？」

「在赤崁樓的北邊，以前好像是叫……新港社，他們的娘娘廟有靈聖，每年進香的人不少，三月娘媽生，都會用手轎抬出來供人參拜，前面都有金童玉女持香爐，綏靖地方……。」

人世間的事，真是一言難盡啊！古早的事傳久了，不是成了傳說就是成了神話。

新港社曾經有一個漢人長老阿卡，他是在壬寅年立春過後，駕駛火焰舢舨直衝荷蘭人的夾板船，他出門前告訴平埔妻，萬一他驚蟄過後沒有回來，就是死了，若是漢人來侵擾族人，可以將他用紅布包裹的木雕像拿出來，仿著以前被紅毛人驅逐的原民女祭司模樣，祭拜那尊木雕，漢人就不敢來新港社胡來。

阿卡從此真的沒有回來，大嫂也真的將木雕像取出供俸，那是一尊小小女性坐像，面目慈祥，她將紅毛人祭拜女神的儀軌也加入了，在春分前後，由家裡的子孫抬著木雕神像出街巡行，手轎用兩支竹竿穿過阿卡平日坐的小木椅搭臂，前後四人肩上扛著成了手轎，女神雕像用紅布綁在椅子上固定，就像阿卡平日坐的樣子，再由一雙孫女手持銅鏈香爐，香煙裊裊為前導，慢慢的巡行部落，長老們都不反對，因為那些漢人只要看見女神像，都會匍匐在地，跪倒膜拜……。

一甲子過去了，新港社的平埔族消失了，平埔族廣招漢人為女婿的後果，就是將原民血統融入漢人的族群之中，大員的平埔族女人廣生後生，後生都成了漢人之子，姓氏改換已無從追索了。

「娘娘廟現在是娘媽廟，又被鴨母王敕封為天后宮……，」來人都在林投庄磕牙說閒話，林投庄接待過路的客家人，他們自稱「夏家人」，春夏秋冬的「夏」字，與河洛語發音約略相同，他們很守客人禮節，討口茶喝，群聚而坐休息了一夜又上路了。

鹿港林投庄庄主林舍好客，且慷慨大方，將晒穀場給過路客休息過夜，也提供滾水，紅豆湯和綠豆湯給客人解飢，這裡成了鹿港¹奉送頭，鹿港個大庄頭的人也來此聽新聞快訊。

「諸羅縣也加入起義軍，²五月節前一日，攻破諸羅縣治……，聽說都是以前的營盤田起義。」

「中興王不准起義軍捉女人……，聽說杜元帥的人專門擄走小腳女人……。」

「鴨母王和杜元帥廝殺起來了……。」

「鴨母王的大將攻佔下淡水溪……。」

台灣的夏天燠熱，不時下西北雨，大雨驟來驟去，林投庄的女族長陳切怕曾孫子們掛汗吹風又淋雨，帶著媳婦們來稻埕找小孩子們回家，正巧遇見一隊客家人初到曬穀場休憩，她來自廣州，也會說客家語，乍然聽見故鄉來的語言，她倍感親切。老夫人上前去慰問鄉親，家裡的女眷迅速組織起來，送來一大鼎的粿條待客，引得眾人感謝不斷。

「頭家娘好福氣，百子千孫……，」客人善頌散善禱說吉祥話。

「頭家娘聽懂我們的話？」

「頭家娘好吃……，」客人吃著粿條湯，囑囑說話，引得眾人都笑！

「你們哪裡來的？」陳切待眾人飽餐後問客人。

「鳳山縣濫濫庄，現在要叫六堆了……，我們都是客家人。」來人不無辛酸的回答。

1 奉送頭：閩語：廣播站之意。
2 五月節：端午節，農曆五月五日。

「這麼遠，辛苦，要去哪裡？」陳切也好奇，從沒見過這樣大規模的家族遷徙。

自從林投仔歿後，她成了女族長，她生有六個兒子，一個女兒，和黃樟大伯的家族和許士家族成了地方鼎立大庄，無人敢欺她。單腳女人，兒子們大了，又體健有力，守著林投仔的規矩，娶平埔族女為妻，和丈人家族也不時往來，她約束佃農，早就成了在地的大庄頭。

陳切快六十歲了，她被人販子綁架賣到這裡已經過去三十九年，林投仔實踐了對妻子的諾言，真的活很老，直到去年才過世，得年八十六，她親手裝殮丈夫，廣發紅帖，邀請親族來弔唁，她並不悲傷哭泣，林投仔一生都待她好，全無惡言疾色，她要高高興興的殯送丈夫入土，她將喪事辦成喜事，贏得了平埔親族和朋友、佃農們的尊敬。

「為何叫六堆？」陳切很好奇，她的好奇心到老都不改。

大子林舍來了，他帶來弟弟們和佃農，十幾個大男人來稻埕保護女眷，此地過路客多，別叫人生事了，壞了庄子。

「六堆？在何處？怎麼沒聽說過？」

林舍長得高大，一開口聲如洪鍾，客人一見他就喜歡他。

「頭人李直山組織民團，將濫濫庄附近客家村都保護氣來，去找南營總兵歐楊凱，誰知道南營的兵都跑了，我們不得已，只好自己保衛家園……。」

「很好哇！男子漢該當如此，怎麼你們不歡喜？」陳切聽懂了，可大子林舍聽不懂，她借

機用河洛語與之交談，讓在場的家人和客人都不覺得生分。

「那些起義軍打起來……」客人欲言又止。

「竹蒿吊菜刀，又不是番刀，小打小鬧吧！」

「唉！頭家不知，打架也要吃飯，更何況打群架！雙方都來要糧要米，我們村子裡拿不出來，米糧已經少了，清兵說牛也要納稅，否則就是私牛，打群架的起義軍也要糧草，若再宰殺我們的牛，我們要餓死嗎？」

「恁的頭人李直山就組織抗暴嗎？」林舍也遺傳了母親的好奇心了。

「李直山一條直硬頸，不肯給鴨母王的大將糧食，他聚集村眾勇壯之人，分成六堆，互為犄角成勢，還說，若是怕了，可以遷離，我們就遷離了，都是些土匪……」說話的是長者，不想生事只想平安，一牛車裝了家當就離開了濫濫庄。

「天后宮又是怎麼回事？」陳切突然想起幾日前，佃農來家時說起的事。

「那是以前新港社的娘媽廟，鴨母王在那裡登基。」

陳切想起丈夫很久以前曾說過，有一個新港社的漢人長老阿卡，他和大嫂很恩愛，會交手飲酒，當時他很羨慕，阿卡後來跑去敢死，天后宮的所在地，是否就是阿卡的村子？

到了六月，鳳山縣鴨母王事件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消泯了，清廷大軍壓境，又是穿過鹿耳門到鹿仔港上岸，從六堆來往於鹿港之間的客家人都說：

1 註：正派強悍。

「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
娘娘廟真的成了天后宮，清朝的大官們真的敕封了娘娘廟，在地的漢人也順服了。

台灣道

自從大員鳳山縣杜君英、朱一貴起事兵敗之後，遠在大陸北京的清政府，感到對台灣統治必須強化，那遠在天邊的一個蕞爾小國這樣不馴，收容了反清刁民，就算是清廷將杜君英和朱一貴等人凌遲處死了！也於事無補，現在連殺猴子給猴子看，猴子都無感了，殺人要殺成一種象徵，戮屍和鞭屍才會讓人民驚嚇！就要叫死人都不得安寧，那些人才會怕。

因為杜君英和朱一貴事件逃跑的清廷文武官員，全部都被押解回到台灣府治，就在赤崁樓外公開斬頭處死，台灣知府王珍逃往澎湖，沒幾天就斃了，裝殮的靈柩暫厝還沒來得及遷回山西原籍埋葬，就被新來的清廷官兵連同他那聚斂的兒子一起解送來台，當眾開棺戮屍，將台灣府治的漢人驚嚇不已，尤其是公開砍頭之刑，數十顆人頭落地之時，血濺十步，慘不可言。

「斬頭犯喔，你這個討債鬼！」這都是諸羅縣的老人家罵孫子的話語。

大清國在台灣以殺止叛略見功效，但是台灣的泉州人、漳州人和客家人已然不合，只因戰功彪炳先入府城的杜君英和屢戰屢敗的鴨母王朱一貴分裂對打，還搶入濫濫庄欲洗劫客家庄被拒，從此以後，便引起漳、泉分裂，廣州來的客家人的警戒……，分裂的還不只這些人，粵人